

上海鳞爪
民国·郁慕侠

●上海鳞爪

○引言

余饥驱海上，从清季到今，一刹那已二十五年了。此二十五年所经过的过程中，心所接，目所触，耳所闻，奇奇怪怪，事事物物，也不知其凡几，真是沧海变桑田，华屋成山丘，仿佛近之。偶一追溯，备极感喟。现在只凭脑力记忆，或朋侣述告，或读书所得，一件件、一桩桩，赤裸裸的描写出来。因为没有统系的演述，故名《上海鳞爪》。

先吾而作这种体裁之书，前有梁任公的《外交鳞爪》，后有徐志摩的《巴黎鳞爪》。但是二公底作品，一记坛坫上之琐闻，一述异国的杂碎，与余所作体裁似同，取材则异。盖《上海鳞爪》包括上海全社会的形形色色，虽至一事一物、一人一传，亦尽量地搜求。在大体上，或关掌故，或系人事，或志风土，或记典章，或述秘密，或已往，或现在，都一一写出，与专记一事，和撷拾外国风光者，截然不同。

本书记载各事，偏重于租界方面，因余居于此，

食于此，服务于此，租界上的情形，比较的明了一些，是以记载独多。至其它方面，闻见较少，而演述也较稀，不过举一反三，可概其余了。

书的体裁，虽无统系，实则每篇均有子目标出，自首至尾，都告段落。阅者目谓传述固可，秘史亦可，如目谓笔记更无不可。

惟是余心为形役，草草劳人，往往手忙脚乱地仓卒写来，错误阙漏，在所难免。甚愿明了上海社会情形的同志们，加以匡正，则不禁焚香祷之，跂予望之。

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九月

◎上海的人口与贸易额

上海本濒海一县治，三面临海，一面依陆，未辟租界以前，也不过普通一县治。自从清朝道光间，鸦片战争失败后，中国应英国的要求，成立《南京条约》，开放宁波、汕头、福州、厦门、上海五处为通商港口，迄今已近九十年了。最初（即一八五〇年）的英租界，沿岸建筑不过五十英尺，界内仅有住宅两处，海关和仓库而已。过了两年，开始建筑住屋、开辟道路和设置码

头等工作。起初收入月不过五千元，经过几十年的时间，现在已有惊人的改变。

起始的贸易额，年输入四百三十万两，输出一千〇四十万两，两项合计还不到一千五百万两。到了民国十八年，贸易的总额已达九亿九千八百万两。公共租界的收入，也有一千二百四十七万两，支出九百四十四万两。全沪人口数，已超过三百万了。

在许多人口中，当然以中国人为最多，日本人次之。兹据最近调查，各国留沪人口，日本计二万四千一百廿九人（台湾九百〇五人，朝鲜四百十二人），英国六千二百廿一人，法国四千五百十九人，美国一千六百〇八人，俄国三千四百八十七人，印度一千八百四十二人，葡国一千三百三十三人，还有德国、比国、荷兰、瑞典、土耳其等国人数最少，各约数百人，国别共有四十国之多。

◎复杂之社会

上海为通商大埠，中外毕集，人口繁夥，年有增加。据最近调查，全沪人口已达三百数十万。试以如许人

口中调查其籍贯，不但全国二十二省均相与偕来，即欧、澳、非、亚各洲人民也俱完备，不过有多少之分别。人种既不同，籍贯又各异，因此一家之左右邻居，向例不相往返，不通红白。甚而一屋之中，同居的虽多至数家（因房价昂贵，一家负担不起，将一室中的余屋分租于人，即俗呼“二房东”、“三房客”之称），也仅点头答礼而不问姓氏者。其复杂与奇特情形，实为内地各处所无，揆诸亲邻善仁之意则相去远了。

◎日本在上海经济力之发展

虹口到杨树浦迤迤一带几十里地方，差不多已为日人贸易和居住的势力范围，纺织公司林立鼎峙，如东洋纺、钟纺、东华纺、同兴纺、上海纺等。由杨树浦再上些，便是日本邮船码头，如汇山码头、大阪商船码头、满铁码头等。沿黄浦滨的建筑物，如正金银行、台湾银行、日清汽船公司、三菱三井两株式会社，都是厦屋巍峨，气象万千。还有沪西小沙渡的各纺织厂，也有好几家。

日人的事业，除邮船、绸布、食料、杂物外，以纺

织业为最盛，有内外绵、大日本绵、上海纺织、日华纺织、裕丰纺织、丰田纺织、上海制造绢丝等各大工场，织机有一万座以上，占吾国纺织业十分之三，所雇华工共计五万多人。

日本商店，以虹口一带为密集区域，如吴淞路、鸭绿路、西华德路和北四川路之北端，差不多已成了日本街市。

从去年“九·一八”东北事变后，沪商一致起而抵制日货，日本商人大受打击。他们不从根本上觉悟，徒怀恨抗日会，复酿成“一·二八”之惨变，结果又是吾中国人大吃其亏。

◎分租房屋之习惯法

年来房租日贵，独租一屋，实匪容易。故每向二房东分租一间或二间者，触目皆是，甚至一幢房屋之中，分租至四、五家或七、八家者，也习以为常。试观街头巷尾，高粘红纸之分租招贴，纵横错杂，阅之目迷，益信分租于人的多。旅沪居民欲在二房东处租屋居住，等到看定房屋后，彼此言明月租若干及何日起租。

说定，先付定洋（定洋不限多寡，至少一元，多则二元、四元、十元不等，视租值之厚薄，订定洋之多寡），付给定洋后，二房东即将召租毁去。还有租费，俟迁入后例须一次付清，以预付一个月为限。将来倘彼此不合，可先于租期未滿前十日关照二房东或三房客，俾得另张招贴，召致他客。也有三房客已付定洋，尚未迁入，二房东忽不愿租借者，应付还加倍定洋。又彼此退租，一年中惟废历正月、五月、六月、十二月四个月，照例不准退租。苟有特别事故与亲戚关系的，也可随时退租，可作别论。此二房东和三房客相互间之习惯法。

◎二房东受累

近來世風澆漓，匪盜日多，為非作惡之徒，往往向二房東租屋一間，作為秘密機關。但一旦事泄捉將官里去，牽涉二房東對簿公庭、調查傳喚，已不勝其煩勞。等到案情大白，二房東雖無罪，然已飽吃虛驚不淺。此等無辜受累，實有冤無處告訴，故有二房東者為預防計，乃不粘招貼，轉托親友介紹三房客。蓋介紹來者

必有根底，且必正式良民，将来可免意外之殃。又二房东瞧看屋人是粗汉一流，无妇女同来，当场即假称此屋业已租去，或故昂其值，以示拒绝不租之意。有屋分租者，亦其难如此。

故有吃过冤枉的二房东，在召租上面加书“无保免进”四字，即指明如无保人拒绝租屋之意，也是一种防患未然之道。华界方面，不论向大房东、二房东租屋，概须具保。迁入之日，更须向公安局户口处报告领照，以免歹人混入。

◎挖费与小租

租借房屋，除了缴付租费外，还有两项例外的费用，一曰挖费，二曰小租。

譬如某处有座市房，本由某甲开设店铺，已居多年，相安无事。后来因为某乙凯觎他的市房，不问情由，暗暗到经租账房处私下运动，愿出酬劳金若干。一经运动成熟，再由房东名义关照某甲推托收回自用，限期迁让。因租界上租屋的习惯法，房东要收回，房客要退屋，只须一个月前关照，即可双方如愿以偿，故在某

甲方面只好忍痛搬迁。至某乙达到目的后，所耗去的运动费，大者数万元，小者数千、数百，概无一定数目，要看乙方需要之殷否与市房位置的如何而后定。此项费用名叫“挖费”。

至“小租”一项，起初向大房东租屋时付给。所称谓“小”者，即别与正当租费之外。一说，此项小租都归经租处职员瓜分，不入大房的腰包，故以“小”字称之。说到数目，也无一定，最少一个月（譬如租费每月五十元，小租也须五十元，余类推），多则三个月、五个月不等。现在小租已成租界上普遍的恶习，无可避免的。如在冷僻地方新造几幢房屋，无人去租赁，由房东登报召租，免去小租的也有，不过这是很少的例外。

◎ 鸽笼式之房屋

全沪人口虽有三百数十万人之多，倘使分析言之，无产阶级的穷小于倒占去了十分之七八。以故关于衣、食、住的“住”字问题，除去有产阶级自己盖造了高楼大厦和欧式洋房外，大多数均租房住宿。如果租赁一幢

或两幢房子独家居住，已经是很不多见。大概租了房子，因租费昂贵，力难独居，都自己添加几只搁楼和屋顶房间，然后另召房客分居，俾可在租费上减轻一些负担。故往往只有一幢房子，多有四、五家或七、八家房客同居的。屋窄人稠，闹得乌烟瘴气，也不遑顾及了，原因总为经济的逼迫关系而无可如何之事。其他清洁上、空气上，亦只好马马虎虎。至于卫生和不卫生，都付之不问不闻。

时人称这种屋窄人稠的房子，加了一个尊号道鸽笼式之房屋，可谓形容尽致，感慨同深。但依照目下的时势，地产一天的值钱一天，房租一天的高涨一天，再过几年，要住这种鸽笼式之房屋也有些吃力了。

◎三层楼

华界和法租界的弄堂房子，多有建筑三层楼者。惟公共租界的房屋只有店面，可以造三层起到十层、数十层，弄堂房子仍旧以二层为限。因工部局打样间，恐弄堂房子居户众多，易肇火灾，故不肯签出照会，也是防患未然之道。

◎公馆马路的骑楼

法租界有一条很长的公馆马路（俗呼“法租界大马路”），东头到黄浦滩，西头到八仙桥，现在沿路新建起的市房，大都筑有骑楼。每逢天雨，人们走在人行道上，一点儿不沾湿衣鞋，因上面有骑楼遮蔽之故。这种骑楼式的市房，只建筑在法租界公馆马路上，其他地方未曾有过，而公共租界也未有此种市房。据说，香港和法国巴黎两处，这种市房早已建筑得很多了。

◎半条大马路

东至黄浦滩、西到泥城桥一段之南京路（俗呼“大马路”），从前用水泥铺路，后来都改用赭色香梨木铺砌，所费不资。相传全路经费由入英国籍之犹太人哈同捐助，未知是吗。又南京路一带之房屋地产，大半由哈氏购置，故哈有“半条大马路”之豪誉。

◎公共租界之三公园

公共租界之公园，为外人经营的，如黄浦滩（即外白渡桥堍）公园、北四川路底之虹口公园和梵王渡公园（又称兆丰花园）等三处，都饶有亭台楼榭、树林花圃

之胜。初辟的时候，吾华人本可不费分文，随意进出，与西人享有同等的权利。后来因有少数不守规则份子发生作践举动，就此不准华人进园，更竖立一牌，大书“华人与犬不准出入”八字。于是吾华人欲游公园，只好望门兴叹，其可耻为何如呢？

嗣后西人方面自己想想也说不过去，另外在里白渡桥堍辟一小小园林，专为华人游览之所。不过这座园林地方很狭小，布置又简单，倘和黄浦滩等三公园比较一下，那就天差地远了。

四年前，经吾国人及纳税会董事等力争，工部局始允一律开放。惟预防作践和补助起见，不论中西游客，每人概取游资铜元十枚，长券每人一元（可得游览一年之利益）。后来不知怎样，每人铜元十枚之游资涨至小洋两角了，而长券仍旧一元，并不增价。

从前禁止华人入园时，日本人也在其内。后来日人战胜俄罗斯，一跃而为头等国家，享受国际上的荣誉，即取消前例，可以自由出入。惟吾居主人翁地位之华人依然与畜类一样，不准进园。此虽过去的耻辱，但偶

一想来，犹有余痛。在去年起，又在虹口汇山路辟一汇山公园，以故连原有之三公园，已成为四公园了。

◎桥梁之遗迹

当十五年前，英、法租界交界的洋泾浜未填满时代，有桥梁多座，如西新桥咧，东新桥咧，郑家木桥咧，带钩桥咧，三茅阁桥咧，二洋泾桥咧，三洋泾桥咧。自填满以后，行经其间，只见一条平坦广阔爱多亚路，不知此条大路即十五年前的柴船、粪船天天泊入其中，秽水淤塞之洋泾浜呀！还有法租界之八仙桥、太平桥、南洋桥、褚家桥，英租界之三座泥城桥（即中、北、南三桥），自填成马路后，这种桥梁久已荡然无存，行人过此只可想像其遗迹罢了。再有虹口之提篮桥，北京路、浙江路相近的偷鸡桥（一说斗鸡桥），拆除填满，为时尤远。作者在清末到沪，已不见此等桥梁。

◎长三与幺二

海上妓院林立，最上等的曰“长三”，如北平之清音小班；次等的曰“幺二”，曰“咸肉”；再次曰“雏妓”，曰“烟妓”。此种名称，凡涉足花丛者都能道之，

如询以长三、幺二命名之意义，则又瞠目不能答。兹据熟悉花丛掌故者说，在满清中叶初辟租界设立长三、幺二妓院时，凡游客前往茶会须给资三元，召妓侑觞（即堂唱）每次亦需三元；幺二则比较价廉，每次茶会一元，堂唱二元。此“长三”与“幺二”命名之由来。降及今兹，到长三妓院茶会，久已取消给资之例，每次堂唱也低减至一元，且一般括皮朋友，每逢节边付还堂唱费时，间有减半与之。惟现在之幺二妓院仍旧率循旧章，未见折减。故有“滥污长三板幺二”之沪谚，殆即指此。

◎娼妓籍贯之不同

海上娼妓籍贯，大别之只有五帮：曰苏帮，曰扬帮，曰粤帮，曰甬帮，曰本地帮。实则仔细观察，差不多各省都有，不过人数有多寡之别了。除国籍外，还有日本艺妓，外国娼妓（外国以俄妓为多）。至各娼寮中，如长三、幺二两处，以苏籍为多；雉妓院和花烟间，以江北帮（即扬帮）为众；咸肉庄、碰和台等，各帮都错杂其间，没有确定的籍贯。

◎野鸡之释义

海上之三等娼妓，亦犹平津之下处，然一般群众口中不称“下处”，都呼“野鸡”（即雉妓），此与平津不同。按鸡为禽类，在家豢养的曰家鸡，在郊野中自由生活的曰野鸡，毛羽较家鸡尤美丽，性喜翱翔，尝四出觅食，行止靡定。今人称此类娼妓为“野鸡”者，因外表服饰之鲜华，其美相若；而深宵傍晚往往徜徉路旁或往返茶室间，川流不息，厥状很忙，似和在山陬荒僻中天然之野鸡相类。此所以呼三等娼妓为“野鸡”，义即指此。

◎女校书

从前的高等妓女，除长三外，还有女校书。每晚坐了四人呢轿，到福州路天乐窝、小广寒各书场去弹唱，轿前有灯笼一盏，上列“公务正堂”四字。客人属意该妓时，先点戏如干出，作为问津的先容。她们说，能到书场弹唱的称“女校书”，不弹唱的称“长三”，其实同在一窑子里，有什么区别呢？近年来这种书场久已闭歇完了，妓女坐轿风气也早已革除了。从前还有一

种幼妓，到书寓弹唱时不坐四人轿，由龟奴肩掬疾走，呼喝而过，厥状很为奇观。

◎韩庄开一炮

韩庄、台基、咸肉庄这一串名词，都是男女短时间的泄欲场所，故又叫“人肉市场”。至韩庄地点，如英租界之白克路、牛庄路，法租界之杀牛公司、南阳桥等处为最多。

什么叫“开一炮”呢？就是逛韩庄的人们，到了那里临时看中一人，并不住夜，只为解决一时的性欲冲动而已。每“炮”需费三元，另外加给小账四角，这是一种普通的办法。倘使你要点中某某明星或某某名姨，那就不在三元之例。此种泄欲又叫“斩一刀”，如用字义来讲，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。

◎借小房子

男女恋爱到成熟时期，双方感觉着开房间的不经济和不便当，于是去租借一间房子，为实行同居之爱。不过双方是偷偷暗暗的，是不公开的，故名“借小房子”。其实住在上海的朋友大多数为着经济困难，对于

住的问题，谁不是只租一楼或一厢？而且将会客间、厨房、卧室、浴室、便室、餐室，大都挤在一间屋子里，虽不卫生，也只好将就将就。这种小而又窄的居室，如系正式眷属，人却不说你“借小房子”了。倘使非正式的结合，无论怎样阔绰，租了很广大很华丽的洋房，人们虽改口说一声“借小公馆”，而这“小”字到底也不能免掉罢。

◎娼门中的术语

说起这个术语，差不多行行都有。什么叫术语？就是一业中的隐语，在江湖上混饭的，如医卜、星相等更多。他们一举一动，一衣一食，一风一雨，对自己人说话都有隐语，而且叫隐语为“春典”。

妓寮娼门，居然也有隐语。如说嫖客和含苞未放之妓女私通曰“偷开苞”，说嫖客另恋他妓曰“跳槽”，又说“越界筑路”，说嫖客和妓女销魂曰“落水”，说嫖客到生意冷淡之妓院报效曰“烧冷灶”，说一个妓女同时和两个嫖客相好曰“白板对煞”，说妓女倒贴小白脸曰“养小鬼”，说嫖客在娼门中占着便宜曰“吃豆